

孪

肖璋龄
著

[

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曾有一个婚姻陋习：男女双胞胎成人后要结成夫妻。
就在这个村子里，一对孪生兄妹出生后，因母亲不幸亡故，父亲把他们分别送给了两对下放干部。
两个孩子长大后，先后到美国求学，并在那相遇、相爱……

海峡文艺出版社

生 兄 妹



孪生 兄妹

肖漳龄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孪生兄妹/萧漳龄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0719-183-4

I. 李…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6514 号

孪生兄妹

作者: 萧漳龄

责任编辑: 林秀平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电话: 0591-87536724

印刷: 福建省新华印刷厂

邮编: 350002

开本: 880×1194 毫米 1/32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7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183-4/I·135

定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引人遐思的《孪生兄妹》(代序)

陈楚年

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文学的形式及内涵似亦不断呈现大幅度的深化及延扩。二十世纪尤其是这个历程中一个大而突出的转折期。在写作手法上,有的似乎已和古典主义的写实分道扬镳,代之而起的是不注重情节而专著于深层心理挖掘的意识流、掺杂着超自然现象并将其作为辅助及烘托的幻想文学以及指涉人类未来的寓言科幻文学,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不论是传统的写实也好,现代的魔幻科幻也好,人间的“情”与“爱”这个在人类文化中已贯穿了数千年的魂灵,仍然附身在不同体裁的作品里,也仍然是千千万万喜爱文学的读者所心仪的事件之一。旅居美国加州的肖漳龄女士的新作《孪生兄妹》,再度以娴熟的手法和清新的面貌,将人间这份古老的情愫呈现给读者。由于取材于离奇的民间风俗,加上曲折的情节铺陈及明白畅晓的文字,全书读来生动引人,发人深思。

《孪生兄妹》一书脱胎于大陆某山区的一个古老的民俗。故事以一对双胞胎兄妹的坎坷命运及其成长的历程贯穿全书,时间从“文革”迄二十一世纪初,空间则从中国偏远的农村到美国现代化的大都市纽约。数十年的时光加上辽阔的空间,在小说的营构上

本非易事，然而肖漳龄竟以细密的笔法，一路走来，铺陈的井然有序。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素养，更需要缜密的思维能力。一部近二十万言的长篇，充分表露了她的文学功力。

跨世代跨国度的《孪生兄妹》，夹叙了不少历史的点滴。相对于情节的主线，尽管着墨不多，却为中国大陆曾经经历的风雨，留下数笔明晰的勾勒。有纵线的时代身影，有纷纭的社会横断面，加上主人翁自幼至大的成长，具备了一般小说不太容易能照顾到的多面向。而这些面向和书中的孪生兄妹的命运，好像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联。与其说是情节的需要，不如说是作者肖漳龄下笔的视野辽阔。

遵循古老习俗原本应结为夫妇的孪生兄妹，却由于生活中的不幸，在幼小的童年家变中即告分手，分别由别人抚养成人。自分开后，他（她）们不但从未晤面，而且对自己的身世亦杳然不知。然而二十多年后他们却又鬼使神差地在异国邂逅而相爱，冥冥中透出命运的神秘和诡异，辅以正文中穿插的“转世情人”之说，更给作品增添了不少的悬念。当孪生兄妹得知自己真实的身世兼及社会的制约而不得不分飞时，双双带着难以释怀的痛苦，无奈地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正常的世界——肖漳龄沉稳地娓娓叙事的背后，读来却发人深省。同时作品亦暗暗折射出生命不可解的困惑和迷思，俨然如哲学家狄尔赛所曾说的：“生命是机会、命运与个性的神秘的结合。”

书中的情节让我不由地联想到文坛人士曾述及的“广岛之恋”和法国名女作家吕哈丝，说她生命中最后的一个秘密是她和她心爱的二哥的相爱。她说那不但是她心中的秘密，也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爱，那是一种真诚、纯洁，自己面对自己的感受。举出这个文学的例子，并非对异于一般伦常的爱情有赞同，旨在进一步指出：爱情不仅高贵，她本身也带有令人不解的神秘。不论是命

定、寻索或是不经意的邂逅，她的现身，不唯超越理性的解析，更往往会凌驾于一般社会制约及人间伦常的范畴之上。因而，困厄、矛盾及痛苦也就无可避免了。

不论我们接受与否，一个传承已久的风俗一如神话，都有其绵远悠长的文化源头及背景。那是一个穿过漫长时光下蜕变后的历史朦胧的身影，也是一种经过风风雨雨的摧残而存活下来的文化现象。刻意地加以倡导保留和断然地否定扑灭，似乎都非积极的应对之道。但，正视它的存在，作进一步的探讨却是应该的。这也是本书作者肖漳龄可贵的初衷所曾表露的：“历史上曾有过的一种特有土俗，若无只字片语的记载，留下空白点，未免可惜。”这个动机，正透出了作者对民俗文化的深刻关怀。

肖漳龄是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主编美国《侨报》文艺副刊时认识的。然人生一如她小说所云的变化莫测，我于本世纪初的二〇〇一年萌生退意，搬到迷恋多年的阿拉斯加后，随即与她失去联系。嗣后，她辗转透过我写稿的刊物找到我。对这份情谊，我心怀感激。她创作颇勤，文笔清新，作品立意，正面向阳。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从事的专业是化学，不唯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多年来笔耕不辍。这本内容丰饶的《孪生兄妹》说明了她横跨文、理两界、从容有余的能力和成就。写下这些读后的点滴，除了对她在文学创作上的那份执著表示钦佩外，亦借此略表对飘忽不定的人生的看法。

二〇〇五年冬于美国阿拉斯加

—

这个地方冬天会下几场雪。前几天的这场雪异常凶猛。这天已是大雪过后的第四天，屋顶上、屋檐边、树枝上、山坡的荆棘上所躺卧的大小雪块、所悬挂的长短雪条才开始滴水。

太阳半遮半掩很不大方地从云端里露出一一点笑脸，像是很不好意思地招呼人们走出户外活动活动。

眼下正是春节期间，农闲，大家没出工。

水结冰时放热，冰融化时吸热，融雪天的寒气给人的感觉比下雪天更刺骨。

云女上身穿件旧羊毛衣，下身穿着一条单裤。她冷得直发抖，于是提了一个丈夫编的竹火笼，往里面放了几块烧红的火炭，用手提着，夹在两条大腿间，借着火笼中的热气来温暖全身。

她穿着一双橡胶底的旧鞋子，小心翼翼地踏着村里那条被残雪弄得湿漉漉的高高低低的石子小路，去那隔了三四家远的邻居家，找上了香女和春女。香女和春女也各自提了个竹火笼。她们三人为伙一道去兰金家，看望兰金前几天刚生下的一对男女双胞胎。

云女和香女是嫁来本村才一两年的新媳妇。云女剪着过耳的短发，香女在脑后绾了个髻子。春女则是未出阁的本村姑娘，她的脑后留着一条不长不短的辫子。

兰金结婚三四年后，才怀孕生孩子，但自从生了第一个孩子

后,就生个不停,好像堤坝一样一旦被打开一个缺口,水就一直冲出来。她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男孩,一个两岁的女孩。这次她本来只盼着生个男孩,然后就去请教人家,用什么办法使自己不怀孕不再生小孩。哪里料得到一下子又生了两个!现在,她是个两男两女的母亲。虽然婆婆会帮忙,但老人家年岁已高,近年来哮喘病又愈来愈严重。为了照顾这四个小孩,看来今后自己是无法全天出工了;单靠丈夫吴水长一个人出工所得的工分和自己的部分工分,哪能养得了这一家老少七口人?想着想着,金兰不禁犯起愁来。

这几天,兰金想着今后全家的生计,心头愁云密布,一点也不为添了这双胞胎儿女而高兴。

◆
李
生
兄
妹

但水长母亲却不一样,这几天来简直是乐疯了。她一向羡慕有龙凤双胞胎的人家,当年自己多么盼着生对龙凤双胞胎,却一直得不到。如今,媳妇生下了龙凤双胞胎,自己也算有了龙凤双胞胎的孙子孙女了,生平的夙愿至少实现了一半,当然高兴!

现在,她乐呵呵地跟四岁的大孙子、两岁的大孙女一起围在大厅右边的炭火盆旁,两手拿着一块尿布,悬于火盆上,一边取暖,一边烘着双胞胎用过的洗干净的湿尿布——破旧衣服撕成一块块做成的尿布。

当云女等三人到达时,水长母亲连忙放下手中那块烘得半干的尿布,去大厅的左角落拿了三条水长做的小木凳来,放在炭火盆旁,招呼云女等三人坐下取暖。

这时,吴水长在厨房里,坐在灶前,拿着一块块木头往大大的灶膛里塞去。他正在煮着一家人的饭,所以无法抽身出来招呼云女她们。

“我们来看望兰金和她的双胞胎。”云女代表香女和春女说明了她们三人的来意。

“谢谢！”水长母亲满脸笑容客气地说。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熟，突然看到一男一女像是从天上来的，穿着一身天空云朵般的那种蓝白色彩的绸缎衣服，男的在前，女的在后，轻飘飘地飘进我家的大门，然后就一股劲儿地飘入兰金的房里去。我正要大声喊住他们，问他们去做什么，不知怎的就醒过来了，原来是做梦。不久兰金就嚷着肚子痛，天蒙蒙亮时，大概是凌晨五六点吧，生下了这对龙凤双胞胎。男孩先落地，然后是女孩。”水长母亲道谢后，紧接着兴高采烈地大谈起来，说完咳了几声。

“那是他们前一世做不成夫妻，伤心、气忿而双双自尽，现在双双来投胎转世，这一世成了双胞胎兄妹。”水长母亲又补充说。

在这山沟沟里，水长母亲算是闯过天下的人；在上了年纪的村夫村妇中，遇事能说出道理来的，她是唯一的一个。

听说以前她曾在这一带山村间穿梭做媒婆。

她讲的事，有的是听来的，有的则是她自己编造的。

云女、香女、春女三人听得入神，不时默默点头称是。

接着云女提议，要去兰金房里看望双胞胎，看这双胞胎兄妹是不是生得一模一样。

“我家这对龙凤双胞胎生得倒不一样，男孩的脸型像水长的脸型，方一点。女孩的脸型像兰金，鸭蛋脸。但眉、目、鼻、嘴都比水长、兰金漂亮，比他们的哥哥姐姐也漂亮得多。”水长母亲又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向云女等介绍双胞胎孙子孙女的长相。

当云女、香女、春女进入兰金房间时，兰金正躺在床上休息，身子两旁各躺着一个瘦小的甜睡的婴儿。

“真漂亮！是咱们这一带长得最漂亮的婴儿！”三人不约而同地喊叫起来。

“真像天上的什么金童和什么什么下凡的！”香女太激动了，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股灵感，竟提到天上的知名人物来，但她终归



见闻有限，无法把天上的知名人士的名字都说出来。

“像是天上的金童和玉女下凡！”云女很有把握地补充着。

云女在村里的年轻媳妇中公认是见闻较广的。

云女出生在公社所在地的生产队上，是从大村庄下嫁到这个小村庄来的。香女则是从更山里更小的村庄出嫁到这里来的。

在云女面前，香女一向甘拜下风，自认知道的事不如云女多。

春女则因为自己还是个姑娘家，今年才十七岁，还没谈过恋爱，不好意思去插什么话，她除了赞扬双胞胎长得漂亮外，其他的话题，她只动耳朵不动嘴。

兰金因为自己是双胞胎的母亲，人家在赞扬她的儿女，她好插什么话？所以，当云女很有把握地补充香女的话之后，谁也没再吭声。



李
生
兄
妹

双胞胎小兄妹仍在甜睡中。云女她们怕吵醒双胞胎兄妹，默默地端详一会儿小兄妹的睡姿，就向兰金告辞。

云女、香女、春女从兰金房间出来回到大厅时，下放干部廖玉华也来水长家看望兰金及其双胞胎儿女。

廖玉华和丈夫柳伟良下放到这个生产队来才几个月。

这一带，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虽说下放干部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管辖这个生产队的公社不时要召开下放干部的会议，公社党委书记常在会上要求下放干部要参加生产队的干部会议，协助生产队的干部将“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走集体化道路的政策贯彻下去，将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抓上去，而且还要求下放干部关心贫下中农的生活。

在这里下放干部的身份是矛盾的。下放干部是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但同时又是干部，是不挂名的生产队干部。



兰金生下双胞胎的当天，廖玉华已经过来帮忙了，这天是再次来看望。因为是女人家生小孩坐月子的事，柳伟良不便来探望，一切都委托妻子廖玉华去办。

“你家的双胞胎兄妹长得真漂亮，天生的一对，长大了要不要让他们两人结为夫妻？”云女认真地问着水长母亲。

“那还用说！龙凤双胞胎长大了一定得让他俩结成夫妻的。不然，就是对不起这两个小孩。”水长母亲斩钉截铁地回答。

“龙凤双胞胎长大了得结为夫妻？”听了水长母亲和云女的对话，廖玉华大吃一惊，她以为自己的耳朵今天有毛病，听错了，所以慎重地问了一声。

“是呀，龙凤双胞胎长大了是要结为夫妻的，不让他俩成为夫妻，是对不起他们呀。人家前生前世有感情，遭到破坏，不能如愿结成夫妻，伤心、气忿而双双自尽；历经千难万苦好不容易投胎转世来我家，成了双胞胎兄妹，就是盼望这一世能守在一起。”水长母亲把刚才对云女等三人所说的话做一些补充，像个学问高深的学者专家做学术报告似的，说得头头是道，让廖玉华听个清楚。只是她还讲不出“双双殉情”这个比较高雅优美的词汇，而只会说那比较土气的“双双自尽”而已。

“血缘太亲近结婚，生育的后代身心会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有的是第一代就显现出来，有的可能是隔代或再隔代才显现出来。五代之内的同姓或亲戚都不能结婚的，何况是双胞胎兄妹，哪能结婚？”廖玉华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么怪异的婚姻土俗，顾不得自己是下放到这里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身份，忍不住谈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是呀！一男一女的双胞胎长大了是要彼此结为夫妻的，我们这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往山里去的那个公社，靠近咱们村子的一



个生产队，有一家的双胞胎男女长大了结为夫妻，生了一个男孩，已经七八岁了，长得好好的，没有什么毛病呀！”云女以自己被公认为是村里同辈媳妇中见闻最广知道的事最多而自居，举了个例子来反驳廖玉华。

“我们这个地方，亲兄姐弟弟、表兄姐弟弟、堂兄姐弟弟倒没有彼此结为夫妻的，只有龙凤双胞胎长大了一定要结成夫妻。”云女接着又详细补充讲解了这个地方的婚姻风俗。

“嘿！我们这个地方的龙凤双胞胎可不少呢，西边那个公社，有一家双胞胎男女前几个月结婚了，听说原先双胞胎的女孩不肯，她不喜欢那个男孩。但她的祖母、父母都一定要他们结婚，祖母还以死来威胁，生产队里也有不少人来劝那个女孩；这么大的压力，那女孩受不了，只好答应结婚。”香女突然想起了她听到的最新消息。这是她前两个月回娘家时，听一位嫁到西边那个公社的堂姐姐说的，回村后她忘了告诉大家。云女大概没听过这件事吧！现在是香女她第一个听到的，这一次算是她的见闻胜过了云女，所以，香女说完这则新闻后，显得很得意。

“龙凤双胞胎长大了若不让他们成为夫妻，以后家里会有灾祸。若让他们成为夫妻，往后全家会有福气。”水长母亲早就想说一说龙凤双胞胎结为夫妻的福祸关系给廖玉华听，可就是没机会插话；现在香女讲了这个新闻，正是到了补充说明的时候，所以香女刚讲完，她就赶快见缝插针补充进去。

廖玉华听得舌结目呆，心想：这个地方居然有这种怪异的土俗！天方夜谭里好像也没有这类故事吧？但她怕得罪大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当大家在大谈特谈男女双胞胎该不该结婚时，春女始终静静地坐在那里，没吭半声。但她的心里并不是没有活动的。她暗想要是当年母亲生自己的时候，多生一个哥哥或弟弟，那就是龙凤双

胞胎了；自己跟双胞胎的哥哥或弟弟从小玩在一起，长大了就结婚，自己的父母就是自己的公婆，不必出嫁到那陌生的人家去，那真是好！可惜自己没有双胞胎的哥哥或弟弟，将来不知道要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公婆是怎么样的。更令人焦虑的是现在自己还没对象呢，找个合适的对象也不容易。在这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生产队小村庄，虽然有三个姓氏，但在其他两个姓氏的十几户人家中，几乎没有年龄及其他条件合适的男孩。村与村之间又是重重高山相隔，有时跟父亲上山砍柴，也从来没有碰上外村的人。好像母亲正在托人物色外边村庄的男孩，但至今还没跟自己商量过，可能是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吧。春女想得心烦，后悔跟着已有丈夫的云女和香女来兰金家。

“我们该走了，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呢。”又是云女首先提出建议。

“是呀！得走了。”香女附和说。

春女巴不得早点离开，虽然没开口，却第一个站起来要走。

廖玉华的脑子里疑云团团，也不想再呆下去。

于是四人告别了水长母亲和水长，各自回家去。

廖玉华是中学历史教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任教少说也有十多年了。在大学读书时她就对中外古代史感兴趣，至今仍有这种兴趣。她曾阅读过不少古代婚姻制度和民间婚姻风俗的书籍，也看了不少神话的书，都没发现龙凤双胞胎长大了一定得结为夫妻的记载。

“不知道村里那几个有文化常去公社开会又跟外界接触较多的生产队干部们对这种奇异的婚姻土俗的看法如何，我一定要设法去了解了解。”廖玉华暗下决心要去探索这个问题。

春耕到了，在插秧之前，有许多农活要做：要在水田中播种育



秧，要犁田、耙田，要整理田埂，要在田里下化肥、人畜肥……此外，还要搞温室育秧试验。

这个地方往往会出现“倒春寒”。遇上“倒春寒”时，水田中的秧苗就会活活地被冻死。待“倒春寒”过去，天气转暖，该插秧了，这时却没有秧苗。那时，可真是万事俱备，只欠缺东风，急死人啦！若重新播种育秧，那么等到秧苗长大可以插到大田去时，少说也得一个多月，那就误了农时，影响全年的收成。

温室育秧，就不受“倒春寒”的影响。当“倒春寒”袭来时，温室起了保温的作用，秧苗在温室里继续成长不误，不会冻死。再者温室培育的秧苗成长快，前后只须十来天就可以插到大田里去。待“倒春寒”过后，天气转暖，该插秧时，温室的秧苗能及时供应，不会耽误插秧的季节。

◆
李
生
兄
妹

但温室培育出来的秧苗，插到大田去，生长的情况如何？将来收成的情况又是如何？大家心中无数，因为这种事还不曾做过呢。

根据公社的意见，这年各生产队要开始做温室育秧的试验，也就是在几亩田地上插种温室培育出来的秧苗。若这一季收成好了，以后就可以适当推广。

说的也是，必须先做实验。况且这里的所谓温室，并不是用玻璃做成的温室，而是“土法上马”，那就是用一些粗细适当的木条，横竖一定的间隔，钉起来，做成个有许多大格子木条房间的框架，固定在园地上，然后在房间的顶上和四周覆盖上白色塑料布，这就是温室。

温室里放了几张像双层单人床式的木架子，在每层的木板上铺了一层四五寸厚的田里的泥土，浇了水，播上了已浸泡的湿谷种子，然后经常浇水。等种子发芽长出秧苗后，几天就要浇一次含有尿素等化肥的水，使秧苗茁壮成长。

春耕到了，整个村庄沸腾了，生产队里有劳力的能出工的男男



女女都得出工去。生产队的干部会议讨论决定，按各人的年龄大小，劳力强弱，个人特长分配工种，然后各就各位去干。

大家出工一天，记一天的工分，按工分付报酬。下放干部是带薪下放，工资由原单位转到公社，每月到公社去领取，所以下放干部出工参加劳动，不记工分，生产队没给报酬。

虽然下放干部出工不计算工分，但柳伟良和廖玉华还是每天参加劳动，不然怎能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又怎能协助生产队的干部将粮食生产抓上去呢？

廖玉华和生产队的几个妇女被分配去搞温室育秧。温室育秧不是重农活，不需要男的强劳力，不过，温室育秧属于科学种田的范畴，也是粮食生产上重要的一环。温室育秧试验的成败与否，关系到今后农业生产能否提高的问题，所以需要有知识的外放干部参加。

廖玉华一方面积极参加温室育秧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念念不忘寻找机会去了解生产队的干部对龙凤双胞胎长大了一定得结为夫妻的这种土俗的看法。

这一天，机会来到了！中午收工后，她正沿着田间小路走回家，恰好遇上了生产队的副队长。这副队长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虽才小学毕业，但年轻有为，是生产能手，常去公社参加各种会议，见多识广。

廖玉华赶紧跟他打招呼，然后两人一道走。

“兰金生了双胞胎男女，她婆婆说，龙凤双胞胎长大了得结为夫妻。这怎么行！血缘这么亲近，将来生育的后代会有身心上的缺陷。”廖玉华讲的不是农业生产上的事，而是迫不及待地提出男女双胞胎该不该结为夫妻的问题。

“哦！他俩长大了是要结为夫妻的。我们这个地方都是这样办的，那没什么关系呀！他们的小孩会长得好好的，不会有什么毛



病吧。”年轻的副队长若无其事满脸笑容地回答着。

他乍听廖玉华的话，感到突然，对她不是谈春耕上的问题，感到惊讶。但他胸有成竹，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廖玉华的问话。

“你们这个地方的这种风俗是从什么年代流传下来的？”廖玉华本来期望这位有文化的年轻人对这种土俗持否定的态度，没想到他跟村上那几个女人的看法雷同，因而进一步追问。

“不知道，总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吧。”年轻的副队长又是若无其事满脸笑容地回答，从他的眼神可探出他认为廖玉华太大惊小怪了，这种事有什么了不起的。

年轻副队长的回答令廖玉华深感失望。她是读历史的，对一种风俗形成的原因、起源的年代很重视，很想知道。而年轻的生产队长是山村的年轻人，他对农活或山上的活是在行的、感兴趣的，而对某种风俗的有关问题哪能感兴趣？当然也就不在行。

廖玉华没再说什么。

她心里却在嘀咕着：真奇怪，这种既不科学又违反婚姻法的陋俗居然一直流传到现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初，而且像是还要继续流传下去似的。习俗的力量竟然胜过法律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突然她脑子里又闪出一个疑问，听说“文化大革命”前期，这个地方也有造反派发动村民组织起来去揪斗公社的当权派、破四旧，怎么却没把这种婚姻陋俗给破掉？

疑问在脑子里解答不了。最后她暗下决心，将来要找机会去问搞历史的同行，问他们有没有听说过这种婚姻土俗，有没有在中的什么书籍上看到这种婚姻土俗的记载。

廖玉华跟年轻的生产队副队长分手后就往家走。

当她到家时，丈夫柳伟良也刚回家不久。上午柳伟良跟生产队的几个男劳力一起挑人畜肥下田，每担一百斤。虽然他很疲惫，

但看到妻子到家后一直闷闷不乐，担心廖玉华在温室育秧的劳动中出问题，便说：

“上午你们的温室育秧搞得怎么样？”

“还好。”廖玉华简单回答，接着说：“这个地方有个奇怪的土俗，异性双胞胎长大了要结为夫妻！你说怪不怪？”

听了妻子的陈述，柳伟良倒放心了，温室育秧的工作没出问题。

“是呀！我也听说过，他们这个地方有这种风俗。”柳伟良随口说一下。这个地方的大小事情，他知道的当然比廖玉华多。

“那你怎么没告诉我？”廖玉华埋怨着。

“我怕你这个人爱管闲事，爱钻牛角尖，遇到有点奇异的事，总爱去探个究竟搞个清楚才肯罢休。要知道，一种土俗形成之后，总是根深蒂固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过来的，也不是你一个人搬出什么科学道理来劝说人家，人家就能听进去的。

“咱们要明白当前咱们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环境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地位是下放干部，是来这个地方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不是来指手画脚的。所以你不要逢人就去提起这件事，去谈你的什么看法。

“你也不要写信去别的地方去问人家有没有听过这种土俗，去说这个地方有这种土俗。万一有人跟你过不去，那就会讲你是在造谣，有意诬蔑贫下中农，到那时咱们就吃不消了。”听了妻子的怨言，柳伟良并没生气，而是语重深长地劝导妻子一番。

“我认为一种陋俗的革除，是要通过教育的普及提高、改变封闭状态多跟外界接触以及法律的力量等多种手段并要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才可能实现。”柳伟良接着又自言自语说。

柳伟良也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全国解放前夕，由于革命激情，他才读到大学二年级就参加了南下服务团，走上了革命道路。

